



香港教育大學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題目：《淺析黃庭堅六言詩中的禪理與禪韻》

科目名稱：畢業論文指導二

科目編號：CHI4655_01C

導師：商海鋒博士

學生姓名：李晞蕾

修讀課程：A5B060

繳交日期：2023 年 4 月 14 日

字數：12835 字

一、引言

與五言詩和七言詩相對，六言詩即是以六字為一句的近體詩，劉勰在《文心雕龍》曾有提及：「六言七言，雜出詩騷。」¹，可見早在《詩經》時期，已有六言之詩出現，然而終究未如七言五言之詩盛行，究其原因，可能是由於寫作上的困難，洪邁在《容齋隨筆》卷三中指出：「予編唐人絕句，得七言七千五百首，五言二千五百首，合為萬首。而六言不滿四十，信乎其難也。」²然而單是《山谷詩集註》中所載的山谷六言之作，就高達六十一首，山谷六言不單創作數量甚巨，且題材眾多。南宋劉克莊在《本朝絕句續選》中說道：「六言如王介甫、沈存中、黃魯直之作，流麗似唐人，而妙巧過之。」³黃庭堅的創作對六言詩的發展尤關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宋人提及六言詩，多談絕句，在本文所研究的 61 首六言詩之中，六絕佔 57 首（93.4%），非六絕僅有 4 首，故可視六絕為宋代六言主流詩體。

黃庭堅銳意創新，自己更直言「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⁴，六言詩在寫作上的困難和限制，反而提供了大量創作空間予黃庭堅，使他得以因難而見巧，遇險而出奇，自己的詩法更臻完善。

過去有關黃庭堅六言詩的研究，往往集中於格律和用韻上的創新，而忽略他在哲學思想上的成就，蘇軾喻黃庭堅「一飯在家僧」⁵，黃庭堅亦自言：「似僧有髮，似俗無塵」⁶，在他的六言作品中亦多見禪意與禪韻，故本文以《山谷詩集註》為限，探詩黃庭堅六言詩與禪的內在關係，以一窺山谷六言詩別出新奇之處。

¹ 〔南朝〕劉勰著，黃叔琳註《文心雕龍》（臺灣：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頁 692。

² 〔宋〕洪邁著，沙文點校，《容齋隨筆》（容齋三筆卷十五），（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頁 380。

³ 〔宋〕劉克莊撰，辛更儒箋校，《劉克莊集箋校》，（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 4096。

⁴ 〔宋〕黃庭堅著，黃寶華選注，《黃庭堅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頁 103。

⁵ 〔宋〕蘇東坡著，《蘇東坡全集》第一卷（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頁 252-253。

⁶ 同上註。

二、研究方法

本文採用據左東嶺（2014）所述文學思想史研究方法進行研究。⁷因此，在此過程中盡可能還原山谷在書寫六言詩時的際遇，聯合當時的歷史環境對其的影響，探求山谷對六言寫作的看法，以及其作品中展露出的書寫傾向。

本文主要探討三個問題：黃庭堅之六言詩創作有何特點？他為何選擇在六言詩中加入禪典或禪韻？禪宗思想如何拓展六言詩的表達空間？

三、文獻回顧：

（i） 六言詩研究

林于弘（2002）⁸、張明華、王啟才（2006）⁹皆有探討六言詩的起源，他們引劉勰等人的說法，認為六言詩由《詩經》、《楚辭》演化，於唐朝慢慢形成趨形，並盛於宋朝，然並沒有針對宋代六言詩定義進行研究。

李蓉在（2015）進行了〈南宋六言詩研究〉，據他統計北宋時期（960-1126）的六言詩共有六言作品 471 首，包括偈頌類作品 95 首。他亦指黃庭堅六言創作數量眾多，更將題跋書畫、參禪論佛、評詩論藝等文人化題材創新引入，豐富了六言詩歌的內涵。¹⁰

錢志熙（2016）指出，六言詩的特點在於「韻」，他形容六言詩「節奏有如

《論語》中描寫曾點停止鼓瑟的情形：『鼓瑟希，鏗爾。』」而這種「鏗鏘餘

響」，令六言詩具有特殊的節奏美感。¹¹

前人研究，指出了六言詩在音律方面的特色，亦肯定了宋朝和黃庭堅在六言

⁷ 左東嶺，〈中國文學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再思考〉，收入《中國人民大學學報》第四期，2014，頁 17-24。

⁸ 林于弘，〈黃庭堅六言詩初探：以山谷詩內集為例〉，收入《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館刊》，2002，頁 85-92。

⁹ 張明華、王啟才，〈黃庭堅與六言詩在兩宋之際的發展與變化〉，《滁州學院學報》第八卷第二期，2006，頁 1-5。

¹⁰ 李蓉，〈南宋六言詩研究〉（安徽：安徽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

¹¹ 錢志熙，《黃庭堅詩學體系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頁 328。

詩發展上的關鍵作用。

(ii) 有關黃庭堅創作特色的研究

林于弘（2002）分析了黃庭堅六言詩的創作特點，他指黃庭堅六言作品以蕭瑟的覃韻和凝重的真韻為主，究其原因應與黃庭堅多次被貶的經歷有關。¹²王秀雲（2015）¹³主張黃庭堅的六言詩創作與王安石的六言創作有關。涂紫璇（2020）〈黃庭堅六言詩之新變及其影響〉，針對黃庭堅的六言寫作風格特色進行研究，焦點有二：一是黃庭堅在平仄和節奏上的創新；一是關注黃庭堅的六言題畫詩創作。雖在選題上與本文相近，然寫作方向大有不同，其主要延續前人在黃庭堅於六言詩上格律的新創進行研究，亦關注了人物交遊對於黃庭堅六言詩創作的影響，然未有指出黃庭堅六言創作中明禪典、見禪理的特色，亦沒有將六言創作與黃庭堅生平進行扣連。錢志熙（2016）在《黃庭堅詩學體系研究》對於山谷的六言詩創作有較為詳盡的書寫。對於山谷的六言詩創作動機，他認為有兩個原因：一是由於元佑詩壇競藝，炫奇之風甚盛，六絕也被作為一種特殊的、帶有遊戲味道的詩體來運用。所以元佑一期，六言詩的創作數量大幅上升，山谷在這個時期大量創作六言詩，為他之後建立自己獨特的六言風格建立基礎；二是緣襲了以王維為首的唐人六絕風格，延續其有關方外之情的書寫，以近於閒逸、孤峭的情調，譏諷俗事。他肯定了山谷的作品能「寫禪境」、「明禪理」，認為這是對唐人正宗、本色的進一步發展，更指出六絕「冷淡孤峭」的情感特點，能助展述「黃庭堅所說的那種意中有所不平，寄之呻吟調笑而胸次釋然」，他形容黃詩體現了一種智的詩性。¹⁴

前人有關黃庭堅的六言詩的研究，內容主要集中在格律句法上的創新，以及與王安石的創作風格關係上，錢志熙對黃庭堅六言詩的創作風格和特色有較為完整的討論，亦有略述其中兩首禪詩，指出黃庭堅「寫禪境」、「明禪理」的特色，惜無梳理黃庭堅六言詩創作歷程與生平經歷的關係，對於他各階段的寫作傾向變化、主題討論亦未有談及。

¹² 林于弘，〈黃庭堅六言詩初探：以山谷詩內集為例〉，收入《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館刊》，2002，頁 85-92。

¹³ 戴琳琳，〈暗流之下：黃庭堅與王安石詩文的內在關係〉，收入《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第二十卷，2019，頁 61-69。

¹⁴ 同上註，頁 327。

1. 有關黃庭堅詩與禪內在關係的研究

商海鋒（2018）圍繞黃庭堅在元祐年間以香為題的詩作進行研究，他指出黃庭堅通過香詩，確立了焚香參禪之關的關係，對宋代禪學及日本香道產生深遠影響。他的研究對黃庭堅詩作中的禪學思想作出了較為深入的探論。

2. 黃庭堅與禪宗的淵源

黃庭堅詩中多見禪意，究山谷與禪宗的淵源，可追溯時代影響和家世背景兩方面。

關於宋代詩學中的禪學思想，前人多有探論，周裕鍇（1998）指宋代士大夫禪悅之風由熙寧（1068-1077）始風靡朝野，大批士大夫加入參禪隊伍，他認為這一現象的成因，是因禪學能彌補儒學在個人精神思想修養上的缺失，加上士大夫在官場上受挫，故在禪悅之中尋求解脫，更助長了宋代「以文字為詩」的詩風。¹⁵黃庭堅出生於 1045，正是禪宗大盛的年代。

而據《年譜》所考，黃庭堅的祖母劉氏（人稱仙源君）對他在參禪學道誕有深遠影響，按呂本中《東萊呂紫微師友雜誌》云：「范元實嘗謂黃魯直禪學於祖母仙源君，曰，魯直參禪高於別人，仙源君言如汝所言，除是有兩個佛也。」¹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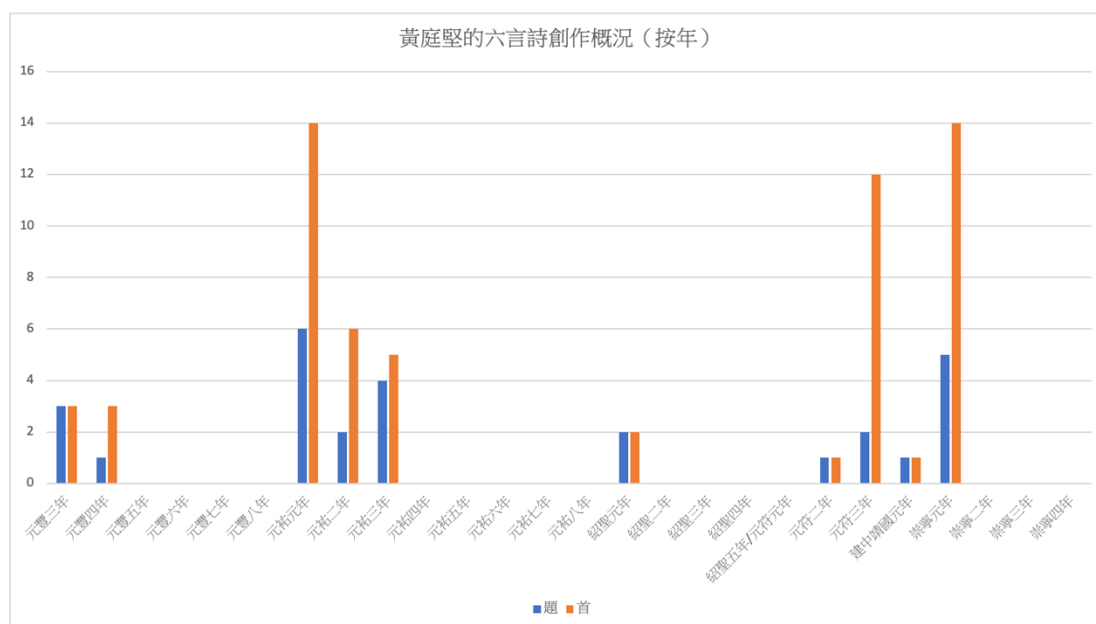
從當時禪宗大盛的背景，到黃庭堅家世淵源，到可見禪宗思想對黃庭堅的深厚影響，加之後期他與蘇軾等人的交遊，亦啟發了他對禪宗的感悟理解，故山谷作品中出現禪語、禪典，甚至「以詩通禪」，都是事出有因。

四、黃庭堅的六言詩創作

(i) 創作概況：

¹⁵ 周裕鍇，《文字禪與宋代詩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頁 4。

¹⁶ 鄭永曉，《黃庭堅年譜新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頁 7。



圖表一：黃庭堅六言創作概況（按年）

本文以《山谷詩集注》¹⁷中所錄六言詩為基礎，配合鄭永曉的《黃庭堅年譜新編》¹⁸，按年排列後整理出圖表一，共錄山谷六言詩 27 題，61 首。其中有六言絕句 57 首（93.4%），其餘 4 首，分別是六言古體詩〈效孔文舉贈柳聖功三首〉與六言律詩〈戲呈田子平六言〉，皆收錄於《外集》之中，因此《內集》中六言全為絕句。《內集》為山谷自編，故《內集》作品應優於《外集》，可見山谷亦視六絕為宋代六言正體。

從上表中，可見山谷的六言詩創作在數量和時間趨勢上有以下特點：

第一，往往一題會創作多首作品。如〈效孔文舉贈柳聖功三首〉、〈次韻石七三六言七首〉等。

第二，創作時間並不連貫，如元豐到元祐年間的六言創作存在四年間距，元祐後到紹聖年間的創作又隔了五年時間。

第三，從創作數量的區間，可分為四個時期：第一期（元豐三年至元豐四年）、第二期（元祐元年至元祐三年），第三期（紹聖元年），第四期（元符二年至崇寧元年）。

此外，針對黃庭堅的生平經歷和六言詩創作關係，本文亦進行了梳理（見表格二），因鄭永曉的《黃庭堅年譜新編》並沒有收錄詩作內容，而其詩作出處與

¹⁷ [宋]黃庭堅著，[宋]任淵、史蓉、史季溫注，黃寶華點校，《山谷詩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¹⁸ 鄭永曉，《黃庭堅年譜新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

《山谷詩集注》偶有衝突，故詩作內容及出處收錄自《山谷詩集注》，年份及生平經歷則以《黃庭堅年譜新編》為準。

年份	黃庭堅生平經歷	六言詩作品	禪典 禪意	禪以 外的 主題
神宗元豐元年 戊午 (1078) 三十四歲	是年仍為北京國子監教授。 二月，寄書蘇軾，并以〈古風二首上蘇子瞻〉初通消息			
神宗元豐二年 己未 (1079) 三十五歲	是年仍在大名。蘇軾有書來，山谷回函答之。本年學官之任已滿，改任著作佐郎，因受蘇軾案牽連，知吉州太和縣。本年作〈同堯民游靈源廟廖獻臣置酒用馬陵二字賦詩〉賦詩，其中有「有器可深川，吾未之學也」之句，成為反對新法、日後被貶的証據之一。識晁補之蓋在本年，有贈答詩數首。 九月，北京留守司至山谷處核驗元年二月蘇軾寫寄山谷之書信及詩文。 十二月二十六日（庚申），因與蘇軾有詩往來，受「烏台詩案」牽連，坐罰銅二十斤。			
神宗元豐三年 庚申 (1080) 三十六歲	年初，罷北京教授任，赴京師吏部，改官知吉州太和縣（今江西省泰和縣）。在京盤桓期間，與晏幾道數次唱和，交往甚密。繼室介修縣君謝氏之逝世當在本年。 秋，自汴京携家三十餘口到江南吉州太和縣赴任。一家沿汴河東下，經南京（今河南商丘縣）、盱眙（今江蘇盱眙縣）入淮水。 路過楚州（今江蘇淮安縣）時，訪徐積，有〈咏史呈徐仲車〉、〈次韻徐仲車喜董元達訪之作南郭篇四韻〉、〈次韻仲車因類行父見寄之詩〉等詩。 山谷又問政于徐氏，徐以「為政之務，慮不厭熟則寡過，睦僚佐則事	〈題山谷石牛洞〉 （內集卷一） 司命無心播物， 祖師有記傳衣。 白雲橫而不度， 高鳥倦而猶飛。	無心、 祖師有 記傳衣	應和王 安石之 作
		〈題瀾峰閣〉		寫景

	舉」贈之。 時舅父李常為提點淮南西路刑獄，提刑司在舒州。山谷在皖溪口不期與舅父李常之船相遇。時值風雨交加，舅甥多年不見，分外親熱，經常在船中暢談至深夜。并咏韋應物詩，「誰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二人流連十天之久。 舒州懷寧縣（今安徽潛山縣）有三祖山，山有山谷寺，重巒疊嶂，茂林修竹，溪幽谷深。距山谷寺不遠，有山洞如伏牛，名石牛洞；洞旁溪水稱石牛溪。山谷多年來厭倦官場，對此優美之環境，不禁留連忘返，遂自號山谷道人。并作〈題山谷石牛洞〉等詩。 九月二十六日（乙酉），王安石改封荊國公。	（內集卷一） 徐老海棠峰上， 王翁主簿峰蒼。 梅蘂破顏冰雪， 綠叢不見王甘。		
		〈次韻公擇舅〉 （內集卷一） 昨夢黃梁半熟， 立談白壁一雙。 驚鹿要須野草， 鳴鷗本願秋江。		次韻
神宗元豐四年 辛酉（1081） 三十七歲	春，到達太和。 在太和任，曾考試舉人於南安軍（治所在今江西大庾縣）。。 在贛州為東禪寺僧圓照，進文題御書閣、槐安閣。 南安試院與周道輔、柳聖功等人飲酒賦詩。	〈效孔文舉贈柳聖功三首〉 （外集卷十二） 武庫五兵森森， 名駒萬里駸駸， 英風爽氣如林。 讀書鑿井欲深， 學道卻要無心。 妙言玉質金相， 學問日月悠長， 良賁故要深藏。 屈體下心堂堂，		為學為 人之道

		灰頭土面輝光。 王良終日馳騁， 曹商百乘從車， 七茅鼓舞群狙。 學問聖處功夫， 千古與我友俱。		
神宗元豐五年 壬戌（1082） 三十八歲	本年仍為吉州太和令，輕徭薄賦，勤政愛民。			
神宗元豐六年 癸亥（1083） 三十九歲	本年仍在太和。十二月移監德州德平鎮（今山東省商河縣德平鎮）。 少時曾謁圓通法秀禪師，因喜作豔詞受到法秀的當頭棒喝。大概在本年左右。			
神宗元豐七年 甲子（1084） 四十歲	是年移監德州德平鎮。 <u>歲初</u>，過金陵，往訪王安石於鍾山。 《文集》卷三十〈跋王荊公禪簡〉云：「余嘗熟觀其風度，真視富貴如浮雲，不溺於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 <u>三月</u>經揚州到達泗州，作〈發願文〉。 途中路過潁昌（治所在今河南許昌市），與陳師道相遇。互有贈詩。陳并拜在山谷門下。			
神宗元豐八年	一至五月間，在德平。四月十四日奉詔為校書郎，九月間到京。			

乙丑 (1085) 四十一歲	到京蓋在九月。			
哲宗元祐元年 丙寅 (1086) 四十二歲	本年在秘書省，與蘇軾相見蓋在本年之初。 <u>正月十二日 (辛丑)</u>，蘇軾和李公麟為柳仲遠作〈松石圖〉，柳又求李為作〈憩寂圖〉，蘇軾兄弟皆有詩，并邀山谷同賦。 <u>三月十九日 (丙子)</u>，受司馬光推薦，與范祖禹、司馬康等共同校定〈資治通鑑〉。 <u>五月</u>，叔父黃廉按察成都府等路茶事。其到任蓋在八月十四日 (己亥)。 <u>五月下旬</u>，書杜甫詩。 <u>六月十六日 (壬寅)</u>，詔山谷與孔平仲、畢仲游、廖正一、晁補之、張耒等九人參加學士院考試，以充館閣。主考官為蘇軾。 初會張耒，張耒有詩寄之。 <u>七月初</u>，與蘇軾、韓川等游覽京西南郊之西太一宮，見王安石所作題壁詩二首。時王已不在人世，而其所創立之新法亦廢除殆盡，感慨系之，遂和詩數首。 <u>八月二十二日 (丁未)</u>，蘇軾與蘇轍、王鞏同觀山谷詩文。 <u>十月二日 (丙戌)</u>，除神宗實錄院檢討官。 <u>一月十九日 (癸酉)</u>，與張耒、晁補之夜坐於蘇軾處，偶得蘇軾〈黃泥坡詞〉。 <u>同月二十九日 (癸未)</u>，蘇軾與翰林學士承旨鄧聖求話舊事作〈武昌西山〉詩，山谷與蘇轍、張耒等三十餘人和之。	〈有惠江南帳中香者戲贈二首〉 (內集卷三) 百鍊香螺沉水， 寶薰近出江南。 一稊黃雲繞几， 深禪想對同參。 螺甲割崑崙耳， 香材屑鷓鴣斑。 欲雨鳴鳩日永， 下帷睡鴨春閑。	深禪、 同參	香
	<u>七月初</u>，與蘇軾、韓川等游覽京西南郊之西太一宮，見王安石所作題壁詩二首。時王已不在人世，而其所創立之新法亦廢除殆盡，感慨系之，遂和詩數首。 <u>八月二十二日 (丁未)</u>，蘇軾與蘇轍、王鞏同觀山谷詩文。 <u>十月二日 (丙戌)</u>，除神宗實錄院檢討官。 <u>一月十九日 (癸酉)</u>，與張耒、晁補之夜坐於蘇軾處，偶得蘇軾〈黃泥坡詞〉。 <u>同月二十九日 (癸未)</u>，蘇軾與翰林學士承旨鄧聖求話舊事作〈武昌西山〉詩，山谷與蘇轍、張耒等三十餘人和之。	〈子瞻繼和復答二首〉 (內集卷三) 置酒未容虛左， 論詩時要指南。 迎笑天香滿袖， 喜公新赴朝參。 迎燕溫風旖旎， 潤花小雨班班。		賀蘇軾 赴朝參

	在秘閣觀蘇舜欽題壁詞，有感於蘇氏才華卓絕而泯滅於黨爭，於是賦長詩一首。 山谷在館時，自號所居曰「退聽堂」。 參與修史期間，與禮部侍郎陸佃時有爭議，〈楊譜〉系於本年。 年度大事： 正月一日（庚寅），改元。 閏二月二日（庚寅），以司馬光為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 四月十日（壬寅），呂公著拜右相、詔起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 四月六日（癸巳），王安石卒。 五月，司馬康、孔武仲等為校書郎。 六月二十日（辛亥），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 七月十三日（戊辰），陸佃為禮部侍郎，孫覺為吏部侍郎。 九月一日（丙辰），司馬光卒。 九月十二日（丁卯），蘇軾為翰林學士，蘇轍為起居郎。 十月，呂公著提舉修〈神宗實錄〉。 十一月二十四日（戊寅），蘇轍、曾肇為中書舍人。 十二月，張耒、晁補之并為正字。	一炷煙中得意， 九衢塵裏偷閑。		
		〈有聞帳中香以為熬竭者戲用前韻二首〉 （內集卷三） 海上有人逐臭， 天生鼻孔司南。 但印香嚴本寂， 不必叢林徧參。 我讀蔚宗香傳， 文章不減二班。 誤以甲為淺俗， 卻知麝要防閑。	鼻孔、 香嚴本 寂、叢 林徧參	香
		〈次韻韓川奉祠西太一宮四首〉 （內集卷三） 萬靈未對甘泉， 五福間祀迎年。 旂旗三旂半偃， 風馬雲車闐然。 白髦下金神節， 青祝携御鑪香。		次韻、 記錄出 遊西太 一宮的 經歷

		百禮盡修毫祀， 九歌不取沉湘。 紫府侍臣鳴玉， 霜臺御史生風。 官燭論詩未了， 知秋自屬梧桐。 泰壇下瑞雲黃， 雨師灑道塵香。 便面猶承墜露， 金鉦半吐東牆。		
		〈次韻王荊公題 西太一宮壁二 首〉 （內集卷三） 風急啼鳥未了， 雨來戰蟻方酣。 真是真非安在？ 人間北看成南。 晚風池蓮香度， 曉日宮槐影西。 白下長干夢到， 青門紫曲塵迷。	真是真 非、北 看成南 池蓮、 香度、 影西	次韻、 感懷王 安石

		〈有懷半山老人再次韻二首〉 (內集卷三) 短世風驚夢過， 成功夢迷酒酣。 草玄不妨準易， 論詩終近周南。 啜羹不如放麋， 樂羊終愧巴西。 欲問老翁歸處， 帝鄉無路雲迷。	感懷王 安石
哲宗元祐二年 丁卯 (1087) 四十三歲	是年在秘書省兼史局。 <u>正月十八日</u> (辛未)，除著作佐郎。 命下，上表請辭。 <u>二月八日</u> (辛卯)，邢居實卒於隨州，臨終荊乞山谷為作行狀。邢氏卒後，山谷書其〈南征賦〉以示紀念。 <u>三月十八日</u> (庚午)，跋〈范子政文集〉。 <u>四月十二日</u> (癸巳)，顧臨為河北路都轉運使，山谷與蘇軾等作詩餞行。 <u>七月</u>，張商英提點河東路刑獄，山谷與蘇軾、張耒等人為之餞行。 <u>十一月</u>，蘇軾上〈舉黃庭堅自代狀〉。 <u>十二月二十八日</u> (丙午)，趙挺之彈	〈題鄭防畫夾五首〉 (文集卷十二) 惠崇煙雨歸鴈， 坐我瀟湘洞庭。 欲喚扁舟歸去， 故人言是丹青。 能作山川遠勢， 白頭惟有郭熙。 欲寫李成驟雨， 惜無六幅鵝溪。	題畫

	勅蘇軾，並兼及山谷。 本年與蘇軾、蘇轍、李公麟、秦觀、張耒、李之儀等十六人會於駙馬都尉王晉卿之西園，一時傳為美談。 年度大事： 正月，洛、蜀、朔黨爭起。 四月二十四日（己巳），因蘇軾傳堯俞孫覺荐陳師道文行於朝廷，特授亳州司戶參軍，充徐州學教授。 五月，趙挺之等為監察御史。 八月二十二日（辛丑），蘇軾、趙彥若等充實錄院修撰。	徐生脫水雙魚， 吹沫相看晚圖。 老矣箇中得計， 作書遠寄江湖。 折葦枯荷共晚， 紅榴苦竹同時， 睡鴨不知飄書， 寒雀四顧風枝。 子母猿號櫺葉， 山南山北危機。 世故誰能樗里， 穀中皆是由基。		
		〈題劉將軍鵝〉 （內集卷七） 箭羽不露春水， 籀文時印平沙。 想見山陰書罷， 舉群驅向王家。		題畫
哲宗元祐三年 戊辰（1088） 四十四歲	本年在秘書省兼史局。是年，山谷自編其所作詩，因時居醴池寺退聽堂，故取名〈退聽堂錄〉。伯父黃序有詩來，欲山谷和之。山谷與蘇軾、張耒等同賦。 本年，除山谷外，年輕學子秦觀、張	〈次韻舍弟題牛氏園二首〉 （外集卷十六） 春與園林共晚，		次韻

	來、晁補之等同任館職。又有名畫家李公麟揮毫潑墨。可謂名士雲集。作品一出，洛陽紙貴。北宋文壇之盛，莫過於此。所謂「蘇門四學士」之名，蓋在此時。 正月十七日（乙丑）至三月一日（戊申），蘇軾、孫覺、孔文仲等知貢舉，山谷為參詳。 二月二十日（戊戌），與蘇軾、蔡肇等會於李公麟齋。東坡書〈鬼仙詩〉。 三月六日（癸丑），山谷與蘇軾等考試禮部既畢，待諸廳參會，豪往詣李公麟。公麟作欲碾馬，山谷作〈觀伯時畫馬〉。蘇軾、晁補之等皆有詩。	人將蜂蝶俱來。 樽前鳥歌花舞， 歸路星翻漢回。 春事欲了鶯催， 主人雖貧燕來。 玉燭傳盃未厭， 金吾靜夜驚回。	
	蘇軾知貢舉，門人李廌落榜。蘇軾與山谷作詩送之，蓋在三月間。 三月二十五日（壬申），與兄元明等觀白崖詩於淨因臻道人所。 五月，以御史趙挺之故，詔新除著作郎黃庭堅依著作佐郎。 四至六月間，得潰瘍性疾病。 六月十二日（丁亥），與蘇軾、秦觀等至興國浴室院。有〈跋浴室院畫六祖師〉。	〈題子瞻書詩後〉 （外集卷七） 詩就金聲玉振， 書成尾蠶銀鉤。 已作青雲直上， 何時散發滄洲？	讚揚蘇軾的書法作品
	八月十一日（甲申），有〈鐘離跋尾〉，自述其學書經過及經驗。	〈戲贈高述六言〉 （外集卷十六） 江湖心計不淺， 翰墨風流有餘。 相期乃千載事， 要須讀五車書	戲贈高述
		〈題東坡竹石〉 山谷詩	題畫

		(別集卷一) 怪石岑峯當路， 幽篁深不見天。 此路若逢醉客， 應在萬仞峰前。		
哲宗元祐四年 己巳 (1089) 四十五歲	本年在秘書省兼史局。 正月，謁常子允。 <u>三月四日 (己亥)</u>，蘇軾作〈記奪魯直墨〉。 <u>三月十二日 (癸未)</u>，弟非熊卒，年三十六。作〈母壽光縣奪君祭非熊文〉。 <u>本月</u>，蘇軾赴杭州，山谷作〈送少章從翰林蘇公餘杭〉詩。 是年春，書〈金剛經〉。 <u>九月</u>，遇明堂大禮以任子思澤奏補侄黃朴。 本年與秦觀季弟秦觀和仲弟秦觀關係密切，二人從山谷學，山谷名其所居室曰「寄寂齋」。 年度大事： <u>正月九日 (癸巳)</u>，著作佐郎兼侍講司馬康充〈神宗實錄〉。 <u>三月十六日 (丁亥)</u>，蘇軾除龍圖閣學士，知杭州。 <u>五月</u>，龍圖閣直學士李常罷新除兵部尚書，出知鄧州。 <u>六月</u>，蘇轍罷吏部侍郎，旋改翰林學士。 <u>十二月二十七日 (癸亥)</u>，〈神宗實錄〉基本定稿。			

哲宗元祐五年 庚午 (1090) 四十六歲	本年在秘書省兼史局。 <u>正月七日 (癸酉)</u>，題姜太公所誦丹書，「以覽小人之影，去道遠矣。」 舅父李常、岳父孫覺相繼逝世後，哀痛不已，作〈祭外舅孫莘老文〉。			
哲宗元祐六年 辛未 (1091) 四十七歲	本年在秘書省兼史局。 <u>三月四日 (癸亥)</u>，與趙彥若、范祖禹等進〈神宗實錄〉。 <u>三月十四日 (癸酉)</u>，因修史有功詔為起居舍人，以韓川有言仍為著仍佐郎。 <u>六月八日 (丙申)</u>，特封母壽光縣太君為安康郡太君。以山谷上書乞以〈神宗實錄〉書成轉官恩回授。 母病年餘。事母病曾、閔之行。為母作〈祭亡女陳氏十娘文〉當在此時同日母親李氏病逝，哀痛不已。朝廷特賜絹二百匹以示撫慰。 秋，護母喪歸分寧。九月，到達揚州，晁補之為作〈祭故推官黃君父人安康郡太君李氏文〉。			
哲宗 元祐七年 壬申 (1092) 四十八歲	<u>正月八日 (辛卯)</u> 護母親安康太君之喪抵家。 <u>五月十四日 (丙申)</u>，叔父黃廉歿於京師。 山谷曾從黃龍系僧人晦堂和尚游，蓋在本年及以後時期。			
哲宗元祐八年 癸酉 (1093) 四十九歲	本年居喪分寧。 <u>正月二十六日 (甲辰)</u>，與元聿、胡勣、李安行等會於海昏（治所在今江西省永修縣西北敬城），有〈海昏題名〉。 <u>二月一日 (戊申)</u>，葬母安康太君祔於雙井之台平祖域。弟非熊同葬。 既葬母於雙井，乃館於墓旁居住，名			

	「永思堂」，意其永思慈母養育之恩也。 七月二十七日（壬寅），除秘書丞，提點道明宮，兼國史編修官。 九月服除，具奏辭免編修之命。欲乞一宮觀居住。山谷至孝，雖已免喪服除，仍居於母親之墓旁。有與外甥洪刍書。 九月，叔父黃廉葬於雙井之台平。			
哲宗元祐九年 紹聖元年 甲戌（1094） 五十歲	本年居鄉待辭免之命。 三月十六日（丁亥），宿王子居息庵。 除知宣州、鄂州。 按〈國史〉改元在四月癸丑。 四月由分寧出發赴宣城，五月到達洪州。 本年春夏間〈大戴禮記·踐阼篇〉 六月十八日（丁亥），又被任命管勾亳州明道宮，并責令於開封府境內居住，以便聽候國史院之對証查問。蓋此時章惇為相，蔡卞為國史編修官，對范祖禹與山谷等人所撰之〈神宗實錄〉大為不滿，意欲打壓報復，以泄私憤 七月初，與蘇軾相遇於彭蠡湖。時東坡以「譏刺先朝」罪名被貶往英州。二位文壇巨匠，平生知己，同處逆境，相見不免唏噓感嘆，相會三日，才灑淚而別。此後山谷與蘇軾再無相見之日。此次仍別，竟成永訣。 九月十四日（壬子），詔重修黃庭堅與司馬康等所修之熙寧日歷。 九月，過池州（今安徽省貴池縣）。同行者兄元明，弟叔獻、叔達，子相等。 兄弟間經過協商，決定寓家於蕪湖。 十月，由長兄大臨陪同前往開封府。	〈深明閣〉 （內集卷十二） 象踏恒河徹底， 日行闍浮破冥。 若問深明宗旨， 風花時度窗櫺。 〈寂住閣〉 （內集卷十二） 莊周夢為胡蝶， 胡蝶不知莊周。 當處出身隨意， 急流水上不流。	象踏恆 河、日 行闍 浮、深 明宗旨 出身隨 意、急 流水上 不流	

	十一月，到達開封府境內陳留（今開封縣陳留鎮），寓居淨土院。 在淨土院寓居近兩月，自名其寓所為「寂住閣」、「深明閣」。并作二詩以記其事。 在陳留，編輯尚未編完之〈退聽堂集〉。數次候供報文字。 十二月，尚在陳留。 二十七日（甲午），諫官上疏：「實錄院所修先帝實錄，類多附會奸言，詆熙寧以來政事，乞重行審黜。」遂貶涪州（今四川省涪陵縣）別駕，黔州（今四川省彭水縣）安置。 年度大事： 二月章惇復官。 三月二十六日（丁酉），蘇轍罷門下侍郎，謫守汝州。 四月十一日（壬子），蘇軾坐前掌制命，語涉讖訕，落職知英州。 同月十二日（癸丑），改元紹聖。 同月二十一日（壬戌），以章惇為左僕射，范純仁罷相知潁昌府，京西北路安撫使。 閏四月二十六日（丙申），詔重修〈神宗實錄〉。 六月五日（甲戌），蘇軾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時蘇軾在赴英州途中抵當塗。 同月，蘇轍降官知袁州。 七月十八日（丁巳），蘇轍再謫授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 是年夏末，陳師道因蘇軾謫惠州，坐余黨以例罷官，赴部得監海陵酒。 十二月二十七日（甲午），范祖禹貶官永州安置；趙彥若澧州安置。		
--	---	--	--

哲宗紹聖二年 乙亥 (1095) 五十一歲	正月，仍有宰臣章奏修〈實錄〉不實，乞重加貶謫。於是又被追奪一官。是月，始赴貶所。伯氏大臨親送山谷赴貶所。 二月至江陵，寓居承天寺。時住持僧入智珠正鮮造佛塔，請求山谷在塔落成後為之作記。 三月十六日（辛亥），次下牢關。十七日（壬子）之夕，宿黃牛峽。十八日（癸丑），與伯氏大臨等觀歐陽修詩及蘇軾記丁元珍夢中事，當晚，宿鹿角灘下。 途中翻山越嶺，備嘗艱難險阻之苦。因作〈竹枝詞二首〉以抒發其鬱悶之情。〈詞〉及跋語極委婉地表露出對貶謫之不滿。			
哲宗紹聖三年 丙子 (1096) 五十二歲	本年在黔州。 五月六日（乙未），弟叔達攜帶自己和山谷之家眷來到黔州。叔達蓋去年自蕪湖登舟，經菱州，會見其堂兄叔向後於本年五月六日抵達。 六月，作〈忠州復古記〉，始用「涪翁」之名。			
哲宗紹聖四年 丁丑 (1097) 五十三歲	是年山谷在黔州。 自貶謫以來，極少作詩。且俸祿微薄，生計艱難，不得已而躬自建房、種地、賣菜等。并自稱黔中老農。			
哲宗紹聖五年 元符元年 戊寅 (1098) 五十四歲	是年在黔州，以避表外兄張向之嫌移戎州。 六月抵達戎州。寓居南寺無等院，其是連遭打擊，心境頗為沉郁，名其居室為「槁木寮」、「死灰庵」，以示其心如槁木死灰。田			
哲宗元符二年 己卯 (1099) 五十五歲	是年在戎州。初春遷於城南，親作僦舍，名曰「任運堂」。心境趨於好轉。	〈詠子舟小山叢竹〉 （別集補）		題畫

		病竹猶能冠叢， 夏篁解籜忽忽。 細草因依岑寂， 小山紫翠嵌空。		
哲宗元符三年 庚辰（1100） 五十六歲	本年在戎州。 <u>正月三十日（丁酉）</u>，書韓愈〈送孟郊序〉與甥張大同。 是年春陳師道有書信奉寄。 <u>五月</u>，復宣德郎，監鄂州（今湖北武昌縣）在城鹽稅。 <u>七月</u>，泛舟青神（今四川青神縣）探望姑母張氏。 <u>十月</u>，又版朝廷委任為奉議郎、簽書寧置軍（今安徽省宣城縣）節度判官。 <u>十一月</u>自青神返戎州。	〈和東坡送仲天貺王元直六言韻〉（五首） （別集詩卷下） 仲子霽霜殺草， 風流無地寄言。 王君攀鱗附翼， 禮義端不能寒。 不怨子堂堂去， 蓋念君得得來。 家藏會稽妙墨， 晚歲喜識方回。 兩公六字語妙， 獨我一雙眼明。 筆似出林鳥翼， 詩如落澗泉聲。 老憶夷門老將， 當年許我忘年。		悼亡

		博學似劉子政， 清詩如孟浩然。 天子文明濬哲， 今年不次用人。 九原埋此佳士， 百草無情自春。		
		〈次韻石七三六 言七首〉 （內集卷十四） 從來不似一物， 妄欲貫穿九流。 骨硬非黃閣相， 眼青見白蘋洲。 生涯一九節筇， 老境五十六翁。 不堪上補黼黻， 但可歸教兒童。 萬里草荒先壟， 六年蟲蠹羣經。 老喜寬恩放去， 心似驚波不停。	從來不 似一物	嘆老思 歸

		為君試講古學， 此事可箋天公。 君看花梢朝露， 何如松上霜風。 幽州已投斧柯， 崇山更用憂何。 且喜龔鄒冠豸， 又聞張董上坡。 看著莊周枯槁， 化為胡蝶翩輕。 人見穿花入柳， 誰知有體無情。 欲行水繞山圍， 但聞鯢化鵬飛。 女憂鬢髮盡白， 兄嘆江船未歸。		
徽宗建中靖國 元年 辛巳（1101） 五十七歲	正月，在江安（今四川江安縣）。為 石諒諸子作字序。同月離開江安繼續 東下。	〈戲呈田子平六 言〉 （外集卷十七） 茸割即非茸割， 肥羊自是肥羊。		戲呈田 子平

		老夫纔堪一筋， 諸生贊詠甘香。 欲嘆佳人纖手， 晚來應廢紅粧。 荊州衣冠千戶， 厚意獨有田郎。		
徽宗崇寧元年 壬午（1102） 五十八歲	本年春初在荊州。 正月甲戌（十八日），有〈跋心禪師與承天監院環手誨〉。 二十六日（壬午）至岳州，二月一日（丙戌）獨上岳陽樓，作〈雨中登岳陽樓望君山〉等詩。 二月初六日（辛卯）至通城（今湖北通城縣）。 自通城入黃龍山，謁靈源惟清。有〈自巴陵略平江臨湘入通城無日不雨至黃龍奉謁清禪師繼而晚晴邂逅禪客戴道純款語作長句呈道純〉詩，并為惟清刪改自己早期作品集〈南昌集〉	〈贈高子勉四首〉春初 （內集卷十六） 文章瑞世驚人， 學行剗心潤身。 沅江求九肋鼈， 荊州見一角麟。 張侯海內長句， 晁子廟中雅歌。 高郎少加筆力， 我知三傑同科。 妙在和光同塵， 事須鉤深入神。 聽它下虎口著， 我不為牛後人。	一角麟	與弟子 交代後 事：為 文、為 人、詩 法。

		拾遺句中有眼， 彭澤意在無絃。 顧我今六十老， 付公以二百年。 〈再用前韻贈子 勉四首〉 （內集卷十六） 胸中有度擇人， 事上無心活身。 只麼情親魚鳥， 儼然圖畫麒麟。 行要爭光日月， 詩須皆可絃歌。 著鞭莫落人後？ 百年風轉蓬科。 句法俊逸清新， 詞源廣大精神。 建安才六七子， 開元數兩三人。 醉鄉閑處日月， 鳥語花中管絃。	只麼情 親魚鳥	
--	--	---	--------------------	--

		有興勤來把酒， 興君端欲忘年。		
		〈荊南簽判向和卿用予六言見惠次韻奉酬四首〉 （內集卷十六） 仕宦初不因人， 富貴方來逼身。 要是出群拔萃， 乃成威鳳祥麟。 向侯賦我菁莪， 何敢當不類歌。 顧我乃山林士， 看君取將相科。 覆卻萬方無準， 安排一字有神。 更能識詩家病， 方是我眼中人。 覓句真成小技， 知音定須絕絃。 景公有千里駒， 伯夷垂名萬年。	富貴方 來逼身	次韻

		〈蟻蝶圖〉 (內集卷十六) 胡蝶雙飛得意， 偶爾命喪羅網。 群蟻爭收墜翼， 策勳歸去南柯。		題畫詩
		〈謝胡藏之送栗鼠尾畫維摩二首〉 (內集卷十六) 貂尾珍材可筆， 虎頭妙墨疑神。 丹青貌金粟影， 毛物宜管城公。 丹青貌金粟影， 毛物宜管城公。 只今為君落筆， 他日聽我談空。	金粟	答謝／ 題畫
徽宗崇寧二年 癸未 (1103) 五十九歲	是年留鄂州，與范純粹往來唱和頗多。 十一月一日 (丁丑)，作〈萍鄉縣寶積禪寺記〉。 月未有宜州 (今廣西壯族自治區宜山縣) 謫命。			

	三次設立元祐黨籍碑。			
徽宗崇寧四年 乙酉（1105） 六十一歲	本年在宜州。 <u>九月三十日（甲子）</u> ，卒。終年六十一歲。			

（表格二：黃庭堅生平經歷與六言創作）

表格二共錄山谷六言 61 首，其中收錄於《內集》者 41 首，佔全部作品的 67%，有引用禪宗典故者 13 首，盡數收入《內集》之中，換言之內集六言詩中有引用禪典者佔 31%，基於每首作品主題均有不同，其禪典出現的頻率並不算低，而且其盡數收入《內集》之中，《外集》六言作品，反而未見禪典的出現，故此產生一個問題，禪典是否有助提升六言詩韻味？此問題於下節再詳細討論，先概括一下黃庭堅六言創作趨勢：

元豐時期，是黃庭堅創作六言詩的起點，作品多為題、贈之作。黃庭堅的六言詩創作始於元豐三年（1080），在烏臺詩案（1079）發生後的次年，黃庭堅因受牽連，知吉州太和，途經舒州時，見王安石六言舊作有感而發，寫下〈題山谷石牛洞〉，其中流露出對官場的厭倦和自己暫時不想放棄的理想。

到了元祐時期（1086-1094），來到了黃庭堅六言詩創作的巔峰，共計創作十一題二十四首。題材上亦比較多元化，有關於香的〈有惠江南帳中香者戲答二首〉、不少次韻作品如〈次韻韓川奉河西太一宮四首〉、和蘇軾的唱和〈子瞻繼和復答二首〉、亦有題畫之作如〈題鄭防畫夾五首〉。

紹聖年間，蘇、黃再次遭遇仕途上的打擊，重展貶謫之途，作品僅有在紹聖元年寫下的〈寂住閣〉與〈深明閣〉兩首，在政治困境與風雲四起的局勢之中，寄住寺廟的黃庭堅深深流露出人生如夢似幻、生死無常之感。

元符、崇寧年間，耳順之年的黃庭堅仍不懈地創作，共寫下作品八題二十八首，作品多為贈答之作，雖然題數不多，但每一題下都有數首作品，創作已臻圓潤精煉。人到晚年，作品亦流露暮色，除了在〈和東坡送仲天貺王元直六言韻〉流露出對亡友的思憶之情「九原埋此佳士，百草無情自春。」其他作品的也見自傷之句，〈次韻石七三六言七首〉其三「老喜寬恩放去，心似驚波不

停。」、其七「女憂鬢髮盡白，兄嘆江船未歸。」此外，更將人生感悟贈予後輩，〈贈高子勉四首〉中「文章瑞世驚人，學行剗心潤身。」、「妙在和光同塵，事須鉤深入神。」、「拾遺句中有眼，彭澤意在無絃。」抒發自己對行文求學，為人處事的看法。

縱觀黃庭堅的創作歷程，不難發現他的創作數量與政治環境有很大的關係，在政治環境較寬鬆的元祐年間，創造數量最多，題材亦相對多樣化，政治環境較為動蕩的元豐、紹聖年間，作品數量馬上銳減。

五、黃庭堅的六言禪詩

(i) 黃庭堅與六言禪意詩初遇：元豐時期

山谷在元豐時期的書寫，有別於前期類唐人的寫法，開始發展出自己獨有的詩風，白政民（2001）指：「山谷在元豐年間形成自己獨特的詩法，并且在法中求新變化，求自由。」¹⁹可見他從此時開始已著意不學前人，六言詩作為一種「難工」的體裁，其中正有大量的發展空間，而啟發他進行六言書寫的正是王安石。

按鄭永曉（1977）在《黃庭堅年譜新編》中所載，黃庭堅的六言詩創作始於元豐三年（1080），正是烏臺詩案（1079）發生後的次年，黃庭堅因受牽連，知吉州太和，途經舒州時，見王安石〈題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有感而發，寫下〈題山谷石牛洞〉。²⁰

按王安石自注，〈題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乃「見李翱習之書」²¹後作，

黃庭堅則是「見荊公詩後擬作」。黃庭堅的〈題山谷石牛洞〉與王安石〈題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在空間的維度上是重疊的，兩人亦同有致敬前人之意。此次亦為黃庭堅首次六言詩的書寫。

¹⁹ 白政民，《黃庭堅詩歌研究》（寧夏：寧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168。

²⁰ 鄭永曉，《黃庭堅年譜新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頁93-96。

²¹ [宋]王安石著·李壁箋校 高克勤點校：《王荊文公詩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916。

〈題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²²王安石 皇祐三年

水冷冷而北出，山靡靡以旁圍。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以空歸。

〈題山谷石牛洞〉²³黃庭堅 元豐三年

司命無心播物，祖師有記傳衣。白雲橫而不度，高鳥倦而猶飛。（其二）

王安石筆下水冷山靡的外在環境和他所求不得失望心境，引起了黃庭堅的共鳴，黃庭堅當時正歷貶途，在官場上並不得志，他在政治上建功立業的追求得不到滿足，他對王安石的心情深有同感，故有感而作亦不出奇。但他的作品，脫離了王安石淡然哀愁的基調，反而充滿了理性。

首句以「無心」入題，以「無心」之說應窮源不得荆公惆悵，因「司命無心播物」故不必窮源，若苦求源頭，則執迷著相，不得解脫，「無心」句除了應「司命」之典（舒州有九天司命真君祠），亦可應《六祖壇經》〈機緣品第七〉

中的典故：汝但心如虛空。不著空見。應用無礙。動靜無心。。²⁴之說，接後句

「祖師有記傳衣」，不單能描寫出山谷寺的三祖僧璨大師塔，任淵注：《傳燈

錄》，「外付袈裟，以定宗旨。……衣傳不旨，法周沙界。」²⁵的典故。面對王安

石欲窮源不得的惆悵，黃庭堅選擇以禪宗的智慧去化解，人生的悲苦，不過是世人過於執迷，若能得禪宗思想，懂得從精神上放下執念，官場上的失意亦不足以介懷，故他最後表明自己「倦而猶飛」的志向，即使心力疲勞，亦願堅持在此道上的追求。

官場上的失意，啟發了山谷在禪宗的思想上尋求解脫，而他當時處於的時空環境，亦促使了此事：在時間上，他正處貶途，處於人生低谷；在空間上，他處於山谷寺旁，又受王安石之作所啟發。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都促使了他在禪宗思想方面的探求。

²² 同上註。

²³ 〔宋〕黃庭堅著，〔宋〕任淵、史蓉、史季溫注，黃寶華點校，《山谷詩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內集〉卷一，頁16。

²⁴ 〔宋〕慧能著，李申釋譯，《六祖壇經》（台灣：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²⁵ 同註29。

此詩收入山谷詩內集中，劉克莊指：「其（黃山谷）內集詩尤善，信乎其自編者。」²⁶ 內集中是山谷較為滿意的作品，此次遊歷山谷有七絕之作〈題山谷大石〉及七律〈書石牛溪旁大石上〉²⁷但只收入外集之中。

此作品在體制上別出新奇，在內容上則融入禪典禪理，兩方面均在山谷的創作生涯中有所創新突破，反映出山谷在詩學上精益求精、別出新意的自我要求。

同年，山谷再有兩首六絕作品〈題灞峰閣〉、〈次韻公擇舅〉，次年有六言古體詩〈效孔文舉贈柳聖功三首〉由元豐五年至元豐八年，山谷再無六言作品。

（ii）黃庭堅六言詩創作的巔峰：元祐時期

揮別元豐年間，黃庭堅的六言詩創作在元祐年間達到高峰，在 1086 到 1094 年間一共創作了六言詩十二題二十七首，創作題材多樣，詳情如下：

²⁶ 〔宋〕劉克莊撰，辛更儒箋校，《劉克莊集箋校》，（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 4023。

²⁷ 〔宋〕黃庭堅著，〔宋〕任淵、史蓉、史季溫注，黃寶華點校，《山谷詩集注》（上）卷第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 742-743。

年份	主題	作品
元祐元年 1086	香、禪	〈有惠江南帳中香者戲贈二首〉
		〈有聞帳中香以為熬竭者戲用前韻 二首〉
	贈友	〈子瞻繼和復答二首〉
	悼念王安石	〈次韻韓川奉祠西太一宮四首〉
		〈次韻王荊公題西太一宮壁二首〉
		〈有懷半山老人再次韻二首〉
元祐二年 1087	題畫詩	〈題鄭防畫夾五首〉
		〈題劉將軍鵝〉
元祐三年 1088	次韻	〈次韻舍弟題牛氏園二首〉
	題蘇軾書法作品	〈題子瞻書詩後〉
	贈友	〈戲贈高述六言〉
	題畫	〈題東坡竹石〉

（表格三：黃庭堅元祐年間六言詩創作）

從上表可見，元祐年間黃庭堅的六言詩創作爆發了蓬勃的生命力，有以「香、禪」為題的作品四首、感懷荊公之作十首、題畫及題書法作品詩八首、贈友、唱和詩五首。無論在作品的數量，還是題材的廣度上，都到達了他生命中的高峰。較之唐人六言詩多寫田園風光之作，山谷明顯地拓展了六言詩的寫作題材。同時，全部作品都能見到他朋友的影子，不是贈答，就是次韻作品，亦反映了交遊對詩學創作的影響。

香詩

從其中的幾首香詩中，能窺見黃庭堅詩中用禪典、明禪理的特色。周裕鍇（2011）指出：「香禪」的代表人物首推黃庭堅，這不僅在於他自稱有「香癖」，而且在於他對聞香作出參禪方面的提升，使普通的生活癖好與身心修行完美地結合起來。²⁸

商海鋒（2018）曾針對元祐年間黃庭堅 18 首以「香方」為主題的詩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他指出：「表格中的五首香詩」²⁹結構上驚人一致：所有上聯皆是焚香的意象化，下聯皆是參禪的詩化。……從宗教實修的角度來看，山谷香詩真正的創作目的是要確認焚香、參禪的對應關係，確立通過焚香而來參禪的禪修新法。³⁰

在上述提及的作品中其中的兩首六言詩，非常巧妙地將「香」與「禪」互相結合：

〈有惠江南帳中香者戲答二首〉³¹其一

百鍊香螺沉水，寶薰近出江南。一棧黃雲繞几，深禪想對同參。

〈有聞帳中香以為熬蝎者戲用前韻二首〉其一

海上有人逐臭，天生鼻孔司南。但印香嚴本寂，不必叢林偏參。

二首皆與「帳中香」有關。在第二首中，按任淵注，「香螺沉水」都是香

²⁸ 周裕鍇，〈「六根互用」與宋代文人生活、審美及表現〉，收入《中國社會科學》2011，頁146。

²⁹ 五首香詩：一、〈有惠江南帳中香者戲答二首〉二、〈有聞帳中香以為熬蝎者戲用前韻二首〉三、〈賈天錫惠寶熏乞詩予以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十字作詩報之（十首其一）〉四、〈導王炳之惠石香鼎〉五、〈謝曹子方惠二物（二首其一）〉

³⁰ 商海鋒，〈「香、禪、詩」的初會-從北宋黃庭堅到日本室町時代「山谷抄」〉，《漢學研究》第三十六卷，2018，頁73-109。

³¹ 〔宋〕黃庭堅著，〔宋〕任淵、史蓉、史季溫注，黃寶華點校，《山谷詩集注》（上）卷第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67。

料，故首句言及調香材料與方法，次句即點出此香來歷，仍是源自江南李主帳中香。第三句是描繪出香燃燒時的意態——「一縷黃雲繞几」——超脫於凡俗的情態勾起作者的禪思，使其進入禪定的狀態，得以「深禪想對同參」。「深禪」按任淵注應《法華經》：「皆得深妙禪定」³²之意，足見焚香深深啟發作者在禪定上的修行，而「同參」按任淵注曰應解讀為一同參悟禪理之友³³。可見焚香中獲得啟發的並不只黃庭堅一人，而是眾人皆得之法。

〈有聞帳中香以為熱蠅者戲用前韻 二首〉其一即沒有再提及香方本身的制作或焚香場景的具體描寫，而是針對「香」與「臭」此兩句概念進行書寫，按任淵注此處化用了《呂氏春秋》：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海上人有悅其臭者，晝夜隨之而弗能去。³⁴的典故，指出人對於香臭各有不同的喜好，並沒有劃一的標準，以自嘲其有「香癖」。而「天生鼻孔司南」就雜用了禪宗《傳燈錄》中的典故，璉問：嬰兒未出生時，鼻孔在何處？普願禪師回答：父母把嬰兒生下來了，鼻孔又在何處？³⁵其中討論的，不是真的鼻孔，而是「佛性」的問題，璉的問題，問的是人與生俱來之性（即佛性）到底從何而來，而禪師的回答，以截斷水流之法，引導他體悟佛性。而第三句任淵注「香嚴本寂」，化用了《楞嚴經》中的典故：

香嚴童子白佛言：見諸比丘燒沉水香，香氣寂然，來入鼻中。我觀此氣，非木非空，非煙非火，去無所著，來無所從，由是意銷，發明無漏，如來印我，得

³² 〔宋〕黃庭堅著，〔宋〕任淵、史容、史季溫注，黃寶華點校，《山谷詩集注》（上）卷第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68。

³³ 同上註。

³⁴ 〔宋〕黃庭堅著，〔宋〕任淵、史容、史季溫注，黃寶華點校，《山谷詩集注》（上）卷第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69。

³⁵ 〔宋〕道原著，顧宏義譯注，《景德傳燈錄譯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年），頁127。

香嚴號。

香具有「非煙非火，非木非空」的特性，介乎於真實和虛幻之間；去無所著，來無所從，既沒有過去，亦沒有未來，故謂之香氣「寂然」。香嚴童子因從香嚴中得阿羅漢，阿羅漢有「無生」之意，超脫生死輪迴謂無生。黃庭堅以鼻聞香，印證「香嚴本寂」之理，既從香嚴中得悟無上佛法，那就不必苦修，與一眾僧言論道、遍歷參訪天下善知識。

此兩首六言詩，前者描述焚香的情態，通過焚香之舉達到參禪之悟，由物質層面超脫至精神層物；後者引用經典，討論「香」與「禪」在哲學上的關係，指出了「香嚴本寂」的本性，香本身即蘊含禪理。黃庭堅通過此兩首六言詩，論證「香」與「禪」之間的哲學關係。

從中可見山谷對於禪宗典故非常熟悉，他把《傳燈錄》等禪宗經典順手拈來，融入詩中，他對於其中禪理的體會非常深刻，故不受限於前人的理解，而是出乎自覺，洞悉到香味背後與佛性的聯繫，將士人所焚的「帳中香」與佛經中的「沉水香」扣連起來，令參禪學道這一精神修養與他的個人愛好焚香結合，把焚香之舉提升為參禪的一環。

感懷荊公之作

山谷第二次受王安石啟發而寫下六言詩，在元祐元年（1086），兩人已陰陽兩隔。此次寫作，按《山谷詩集註》所載：七月初，山谷與蘇軾、韓川等遊覽京西南郊之西太一宮，見王安石所作題壁詩二首。時王已不在人世，而其所創立之新法亦廢除殆盡，感慨系之，遂和詩數首。蘇軾同樣參與創作。³⁶

〈題西太一宮壁二首〉王安石 熙寧元年

柳葉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其一）

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東西。今日重來白首，欲尋陳跡都迷。（其二）

³⁶ 〔宋〕黃庭堅著，〔宋〕任淵、史蓉、史季溫注，黃寶華點校，《山谷詩集注》（上）卷第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86。

〈次韻王荊公題西太一宮壁二首〉黃庭堅 元祐元年 1086

風急啼鳥未了，雨來戰蟻方酣。真是真非安在？人間北看成南。（其一）

晚風池蓮香度，曉日宮槐影西。白下長干夢到，青門紫曲塵迷。（其二）

〈西太一見荊公舊詩，偶次韻二首〉蘇軾 元祐元年 1086

秋早川原淨麗，雨餘風日清酣。從此歸耕劍外，何人送我池南。（其一）

三人同遊西太一宮，同以「酣」、「南」、「西」、「迷」作韻，但三人各具風格，而山谷與荊公風格較似。王秀雲（2015）指出山谷與荊公同樣採用「多重工對」的寫法。「柳葉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中不單有「名詞對」，亦有「植物對」、「顏色對」，形成「多重工對」³⁷，山谷詩同得此法。

「柳葉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與「晚風池蓮香度，曉日宮槐影西。」技法一致，山谷以「池蓮」應荊公之「荷花」，以「晚風」、「曉日」對荊公之「落日」，「青門」、「紫曲」對荊公之「綠日」、「紅酣」，不同的是山谷加入「香度」，使之摻入禪之層次。山谷通篇，都與荊公之文遙相呼應。

山谷改「荷花」為「蓮花」，任淵注：《法華經》曰：如清淨池，蓮花莊嚴。

《法華經》同載：「香華伎樂，常以供養。」、「香風時來，吹去萎華」，「晚風池蓮香度」即有禪意森然在其中。山谷以神聖莊嚴的蓮花悼王安石，或許也是希望荊公逝世後，能脫離紛擾世間，受蓮花、香風供養，居於清淨之地中，其中深深流露出他對王安石的敬意。

而「香度」對應「影西」，同樣以佛典遙相呼應，任淵注「影西」句反用

《涅槃經》：如日垂沒，山陵堆阜，影現東移，理無西逝。表示事非不分的無

稽。同樣的情況出現在第一首中，「人間北看成南」任淵注：《楞嚴經》：如人以

³⁷ 王秀雲，〈王安石、黃庭堅詩歌關係探論-以六言詩為中心〉，收入《人民社會學報》（台北：世新大學人文社會學院，2015），頁 283-322。

表，表為中時，東看則西，南觀成北。³⁸ 以喻荊公去世後新法悉數廢除，事非顛倒、黑白不分之嘆。在三人之作中，唯有山谷選擇加入禪中典故，以禪典肯定了王安石的成就和修養，為世人混淆事非黑白感到不平，蘇軾之作則不見是非判斷。

觀蘇軾之作，亦有嘗試致敬荊公，以「煙草」應「柳葉」、「秋早」應「落日」、「川原」應「春水」，惟其中未有進行多重工對，「秋早川原淨麗，雨餘風日清酣。」較之「柳葉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清麗有餘，工整不足。「秋早」尚能對「雨餘」，但秋是季節，未與作為天氣「雨」呼應，只是單純的名詞對，「川原」與「風日」能作名詞對，「川原」是地點，未與「風日」呼應，故蘇軾未能做到「多重工對」。蘇軾之作，反與荊公另一舊作〈西太一宮樓〉在意象上遙相呼應，「煙草淒迷」能對「芙渠零落」，「烏衣巷口」對「日暮孤煙」。

不過，蘇軾以「何人送我池南」對荊公「白頭想見江南」，以「送」應「想」，以動詞為眼，則山谷未及也。同時，他亦未有選擇加入禪宗典故，詩中只見對王安石的思念。

這種情況與蘇軾所言「座間唯魯直筆力可及此爾。」黃庭堅答：「庭堅或極力為之或可追及，但無荊公之自在耳。」一致。³⁹ 在這個時期，山谷之作雖得六言寫作之法，亦有援引禪典而說理，但整體上非常刻意，並無如王安石般從容自在之感，因此這時期可謂黃庭堅在六言詩上的實驗期，他仿效荊公之作，並嘗試引入禪宗思想，在六言詩的創作上獲得新的突破，然而此次創作，主要目的仍是悼念王安石，引用禪典不過致敬荊公，並借禪典說理，與禪宗思想並沒有直接關係。

(iii) 黃庭堅六言詩通明禪意：紹聖元年

此兩首詩皆紹聖元年之作，山谷時年五十歲，已步入晚年，〈書張式子詩集後〉稱「山谷晚年詩皆是悟門。」⁴⁰ 錢志熙（2015）亦指：這兩首詩（寂住

³⁸ 同註 36。

³⁹ 〔宋〕何汶：《竹莊詩話》卷九，（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 528。

⁴⁰ 《書張式子詩集後》《玫瑰集》七十。

閣、深明閣），是山谷六絕寫禪境、明禪理的代表。⁴¹

〈寂住閣〉⁴²

莊周夢為胡蝶，胡蝶不知莊周。當處出身隨意，急流水上不流。

〈深明閣〉

象踏恒河徹底，日行閻浮破冥。若問深明宗旨，風花時度窗櫺。

山谷寫此詩時，在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都深受禪宗的影響，〈寂住閣〉和〈深明閣〉乃山谷紹聖元年於陳留淨土寺所寫，在元祐年間，黃庭堅的母親安康太君和叔父黃廉先後去世，他為母親送葬之後，推辭朝廷所派編修官一職，後被詔重修熙寧日曆，由長兄元明陪同前往開封，寓居淨土院⁴³。此二詩為山谷紹聖時期（1094-1098）唯二的六言作品。歷經至親相繼辭世，本人又遇上政治逼害，在禪院之中，黃庭堅對於世事無常、死生之變別有一番體悟。

山谷此時寫禪詩，與前期引用禪宗典故作詩不同，更見其對於「禪」的理解，不單以禪宗典故入詩，詩本身亦可以說是一種禪。此點可從詩題「寂住閣」見得。

「寂住」一詞，或許出自《壇經》〈機緣品第七〉中載：

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⁴⁴

寂住，是不取於相、不染凡塵之法，因此夢蝶、出生、水流，都不過幻法，究其根本，都是寂住，山谷並不單是為說理、議論以引禪典，更是「以心傳心」，將自己於禪一道的感悟，傳之後人，此可謂禪詩矣。

〈寂住閣〉中通用莊禪二家之典故，任淵注：《楞嚴經》「一切浮塵，諸化幻

⁴¹ 錢志熙，《黃庭堅詩學體系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頁371-374。

⁴² 〔宋〕黃庭堅著，〔宋〕任淵、史蓉、史季溫注，黃寶華點校，《山谷詩集注》（上）內集卷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288。

⁴³ 鄭永曉，《黃庭堅年譜新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頁256-268。

⁴⁴ 〔宋〕慧能著，李申釋譯，《六祖壇經》（台灣：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機緣品第七〉。

想，當處出身，隨處滅盡。」⁴⁵應「莊周夢蝶」，如夢似幻、生滅無常的人生中，已分不清莊周夢蝶還是蝶夢莊周，然而以菩薩的角度觀之，事物的本質未曾變化，我們眼見出生、死亡、江水流動，其實只是由於境界上未能超脫。山谷已明死生真諦，故言「急流水上不流」，化用僧肇「旋嵐偃嶽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⁴⁶句，雖眼見生死湮滅，本質上都是「寂」，實為不生不滅，有大徹大悟之感，與慧能「本來無一物」有異曲同工之妙。

親手為至親的母親、叔父送葬後，本人又經歷政治危機，詩中卻未見悲苦與鬱鬱不得志之情，反而透出一種超脫死生俗世束縛的從容。山谷從禪學之中明了生死不過是輪迴一還，「當處出生，隨處滅盡」，眼前的死別生離，不過是幻象一樣的生滅無常，既死亡只是生滅無常中的一環，實際上事物的本質不生不滅，更不必為此自苦，故山谷並未沈緬於悲痛之中，反而流露出一種禪的智慧。在此詩中，可見山谷將禪學的智慧內化，去面對人生當中的困苦。

比起〈寂住閣〉，〈深明閣〉不言世事，又點破世事，以一種達觀的態度去應對世事無常。〈深明閣〉開篇氣象恢宏，先言禪理之深，如象截流恒河之水，再言佛理之智如日光破開黑暗，以無分別智公平地普照眾生，此謂佛理之「深」與「明」，然而上兩句只述「深」「明」外顯的狀態，作者後述「深明宗旨」，乃「風花時度窗櫺」（風與花同吹過窗邊的雕花），寓禪理在一花一木中，應禪宗「平常心是道」之旨，如六祖慧能所言「佛法在世間」。風與花的意象都是輕靈從容的，意態微妙，由大見小，通篇有舉重若輕之感。

從兩篇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出山谷熟讀禪典，通曉禪理，二詩引《楞嚴經》、〈文選頭陀寺碑〉、《物不遷論》、《涅槃經》、《華嚴經》、《傳燈錄》，以禪典禪語入詩，故其詩除了情境之外，還有理與智在其中。與前期的借用禪家偈語談詩有所分別，意象與典故合二為一，不見刻意之感，雖用典繁多，整體上卻不題繁瑣，自有一種從容自在的詩意與禪意在其中，此時期之後，山谷六言可謂登峰造極。

寫完〈深明閣〉不久，山谷便再踏貶旅，紹聖元年十二月山谷貶涪州別駕及黔州安置，紹聖二年正月又被追奪一官，同月始赴貶所，紹聖三年五月抵黔

⁴⁵ 同註 42。

⁴⁶ 同註 42。

州。按《年譜》記載山谷自貶謫以來極少作詩，且因俸祿微薄，生活困苦，要親自建房、種地、賣菜，至元符元年，更將自己居所命名為「死灰庵」見其心如死灰。故在紹聖元年寫下〈深明閣〉後，山谷有四年沒有六言詩作品。

（iv）黃庭堅六言詩隨意而為時期：元符二年至崇寧元年

至元符二年起，山居心境好轉，命其居所為「任運堂」⁴⁷，於是山谷又重燃六言寫作的熱情，在元符二年至崇寧元年間，每年都有進行六言寫作，共計寫下作品九題二十八首，其中五首有用禪宗典故：

〈次韻石七三六言七首〉其一⁴⁸

從來不似一物，妄欲貫穿九流。骨硬非黃閣相，眼青見白蘋洲。

〈贈高子勉四首〉其一⁴⁹

文章瑞世驚人，學行剗心潤身。沅江求九肋鼈，荊州見一角麟。

〈再用前韻贈高子勉四首〉其一⁵⁰

胸中有度擇人，事上無心活身。只麼情親魚鳥，儻然圖畫麒麟。

〈荊南簽判向和卿用予六言見惠次韻奉酬四首〉其一⁵¹

仕宦初不因人，富貴方來逼身。要是出群拔萃，乃成威鳳祥麟。

⁴⁷ 鄭永曉，《黃庭堅年譜新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頁303。

⁴⁸ 〔宋〕黃庭堅著，〔宋〕任淵、史蓉、史季溫注，黃寶華點校，《山谷詩集注》（上）內集卷十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348。

⁴⁹ 〔宋〕黃庭堅著，〔宋〕任淵、史蓉、史季溫注，黃寶華點校，《山谷詩集注》（上）內集卷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395。

⁵⁰ 〔宋〕黃庭堅著，〔宋〕任淵、史蓉、史季溫注，黃寶華點校，《山谷詩集注》（上）內集卷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396-397。

⁵¹ 〔宋〕黃庭堅著，〔宋〕任淵、史蓉、史季溫注，黃寶華點校，《山谷詩集注》（上）內集卷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398。

〈謝胡藏之送栗鼠尾畫維摩二首〉其二⁵²

丹青貌金粟影，毛物宜管城公。只今為君落筆，他日聽我談空。

〈次韻石七三六言七首〉寫於元符三年，〈荊南簽判向和卿用予六言見惠次韻奉酬四首〉寫於崇寧元年，元符三年五月，山谷復宣德郎並監鄂州在城鹽稅，十月又被委任為奉議郎、簽書寧置軍節度判官，臨到晚年，山谷以五十六歲高齡復被起用，他自己亦感人生際遇無常，此兩二首中山谷引禪典是用來自嘲的，「從來不似一物句」任淵注：傳燈錄南嶽懷禪師傳：說似一物即不中。山谷借禪宗典故自嘲自己仕途不順，在仕一途所求皆不得，並非是做高官的材料。另一首作品亦是同樣意思。任淵注：僧貫林與錢穆詩「貴逼身來不自由」，亦是自嘲仕途不順，富貴皆不因人而定。山谷借禪宗典故，嘲笑自己仕途不順，雖然沒有說明甚麼高妙的禪理，但其心境開朗，不執著於仕途得失，反而貫徹了禪宗「動靜無心」之意。

〈贈高子勉四首〉、〈再用前韻贈高子勉四首〉都是寫給高子勉的，高子勉是山谷的學生，在崇寧元年寫這幾首詩時山谷已五十八歲了，於古人而言算得上高壽，他在這幾首詩中多談論為人處世的道理和為文作詩的方法，應是與弟子交托後事。

任淵注：《傳燈錄》：眾角雖多，一麟足矣。不過前文是討論有關寫文章和個人修養的，山谷只是借禪宗典故說明不應貪多務得，只取一佳者即可之理，和禪理沒有直接關係。反而另一首作品，談及為人處世之道，「事上無心活身」和「只麼情親魚鳥」都呼應了禪宗思想，「無心」如前文在討論〈題山谷石牛洞〉時所提及，應《六祖壇經》「應用無礙，動靜無心」的典故，任淵亦注此兩句同用禪宗《傳燈錄》的典故。明顯山谷將禪學思想融入個人修養之中，並以此叮嚀弟子，對於功名利祿、成敗得失不要過於執著，但無心於事，多親近大自然，便可輕鬆自在地生活。

〈胡藏之送栗鼠尾畫維摩二首〉與禪宗的關係較為密切，此詩題中有「畫維摩」，任淵注：維摩是金粟如來，維摩是佛家重要人物，「空」亦禪宗的重要思想，談空可解為談詩禪理，山谷一邊見金粟佛，一邊邀請朋友胡藏之共談禪

理。可見此時他乃持續參悟禪法。

元符二年至崇寧元年這段期間的六言創作，並沒有一個集中的主題，好像甚麼都有，顯得很隨意、很輕鬆，彷彿順手拈來一般，在此前的時期，都能見到山谷對六言創作的刻意設計，或談論禪理，或借禪典說理，但在元符時期，山谷引禪典，卻不說甚麼大道理，反而用來嘲弄自己，雖然也有教誨學生處世之道，但他寫來是很輕鬆的，比之前期，更為灑脫，反而如禪宗所說「心如虛空，不著空見」那樣輕鬆自在。或許此時六言寫作對山谷而言，不再是值得挑戰的難題，而是順手而為，故他不再探求六言之新變。此後二年，山谷未有六言作品，並於崇寧二年卒於宜州。

六、黃庭堅六言詩的寫作動機

(i)、元祐詩人的交遊影響

錢志熙（2016）認為山谷的六言詩創作其中一個原因是：一是由於元祐詩壇競藝，炫奇之風甚盛，六絕也被作為一種特殊的、帶有遊戲味道的詩體來運用。

本文亦同意以上觀點，第一，元祐時期（元祐元年至元祐三年）的六言作品共有十二題二十五首，橫向比較山谷其他時期六言詩創作，遠遠超出他在元豐三年與紹聖元年兩個時期的創作，唯有創作數量較多的元符二年至崇寧二年能相提並論，元符年間，山谷共創作六言九題二十八首，雖在首數上超出了元祐時期，在題數上卻不如元祐時期。

再有荊公去世後，山谷與蘇軾同遊西太一宮，見荊公題壁六言詩後，蘇軾感嘆：「座間唯魯直筆力可及此爾。」黃庭堅答：「庭堅或極力為之或可追及，但無荊公之自在耳。」⁵³蘇軾之言，一方面肯定了王安石六言詩之絕妙，另一方面亦肯定了黃庭堅的詩作水平；而黃庭堅的回答，即指出他在寫作六言之道上的不足，在技法上或可追及，然過於刻意，並不能達至自在從容之境。此番說話，歇示了黃庭堅在六言詩上的困難與機遇，江西詩派眾人惟黃庭堅筆力能及，故惟他能於此道上銳意創新，而他的缺點亦十分明顯，即「無荊公之自在耳」，此點或促使山谷進行六言創作。

⁵³ [宋]何汶：《竹莊詩話》卷九，（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528。

(ii)、詩學上的力求創新

除個人經歷外，山谷寫六言詩的內在動機亦與宋詩面臨的困境有關，清蔣士銓〈辯詩〉直指：「宋人生唐後，開闢真難為」唐朝詩極盛，佳作屢出，如只學前人恐難以出其左右，黃庭堅於詩學一道上極有抱負，他自言「文章最忌隨人後」、「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要不學前人，唐人較少涉足的六言詩於他而言即是絕佳的機遇。

洪邁在《容齋隨筆》中有談及「六言詩難工」之說，唐人詩極盛，六絕卻只不足四十之數，此「難工」、被唐人所忽視之題材，正是山谷「不學前人」之機遇。

七、黃庭堅六言詩創作與禪之關係

山谷寫詩中出現禪典、禪意，並不是六言詩獨有的特色，而且此創作特點橫跨了他畢生的創作，早期七律作品如熙寧元年的〈戲題葆真閣〉有「真常自在如來性」⁵⁴句，晚年作品有崇寧二年的五律〈題默軒和遵老〉有「平生三業淨，在俗也超然。」⁵⁵句，亦能見此特點。故此需要討論的是：內容上出現禪典禪理和六言詩這種體裁有沒有特殊的內在關係？抑或只是延續其一貫的寫作風格？

回看山谷與六言的初遇，已帶著濃重的禪宗色彩，也奠定了山谷六言多見禪意與禪理的基調。山谷初遇六言詩，在元豐三年山谷寺旁的石牛洞，其時因受烏臺詩案牽連正處於貶謫途中，當時的心境與王安石所寫「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以空歸。」遙相呼應，他見荊公詩後亦擬作六言，其中「無心」句，呼應《六祖壇經》中「應用無礙。動靜無心。」之說，使得他的作品擺脫了荊公的惆悵，得出了「飛鳥倦而猶飛」的結論，表明自己雖在官場中不得志，卻仍不放棄自己的志向與追尋，啟發他從困頓挫折中解脫的正是禪宗思想。黃庭堅在

⁵⁴ [宋]黃庭堅著，[宋]任淵、史蓉、史季溫注，黃寶華點校，《山谷詩集注》（下）外集補卷第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1242。

⁵⁵ [宋]黃庭堅著，[宋]任淵、史蓉、史季溫注，黃寶華點校，《山谷詩集注》（上）內集卷第十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440。

此次遊歷之後，自號「山谷道人」，更將此詩放入《山谷詩集注》內集第一卷之中，可見此次經歷深刻地影響著他的人生。

此後數年，黃庭堅仍持續進行禪學修養，按蘇軾〈和黃魯直食笋十韻〉，有「一飯在家僧」句以喻黃庭堅，其中注：元豐四年，黃庭堅寫詩自贊：似僧有髮，似俗無塵。作夢中夢，見身外身。⁵⁶蘇軾詩在元豐六年作，可見元豐三年後，黃庭堅在禪學一道上日益精進，甚至有「在家僧」之稱。山谷寺石牛洞的經歷，啟悟黃庭堅在禪學上的追求，故其後黃庭堅六言之作多見禪意與禪思，亦在情理之中。

山谷之六言禪詩，多見於人生轉捩點中，元豐年間他被貶太和，元祐年間他正處京師，時值仕途高峰，紹聖年間他歷經至親相繼離世，政治上又受打擊，或許正是人生巨變和打擊，反而加深了他對禪宗思想的領悟，又反映在詩作之中。

山谷六言詩與禪的內在關係，亦得到他好友惠洪的印證。山谷去世後，惠洪以六言寫下《悼黃山谷五首》，收錄在《石門文字禪》中，其中寫道：

人間識與不識，為君折意消魂。獨入無聲三昧，同聞阿字法門。（其二）

周裕鍇注：「獨入無聲三昧」，謂黃庭堅之卒，如禪宗古德圓寂。阿字法門，則注：《佛說華手經》卷一：「是名諸藏，以阿字入門。」宗鏡錄卷一九：「阿字者，則無生意。」⁵⁷即與黃庭堅一同參禪學道之意。此詩中出惠洪對山谷的禪學修養表示高度肯定。

惠洪以六言詩體悼黃山谷，是對山谷六言寫作的一種肯定，亦佐證了山谷六言詩與禪在題材和主體中的內在關係。

七、結論

黃庭堅創作的六言詩，打破唐代六言詩創作的限制，在題材、思想、格律多方面均有所創新，促使了江西詩派和後人的六言詩創作，使宋代六言詩倍於前朝。他的六言作品多見禪典和禪理，儘管作品中是否出現禪典與禪理，主要取決於作品的內容，與體裁上的相關性較少，然而縱觀黃庭堅的六言創作脈絡，能清晰地看到谷對於禪學的修養日益精進，由〈題山谷石牛洞〉中以禪典

⁵⁶ [宋]蘇東坡著，《蘇東坡全集》第一卷（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頁252-253。

⁵⁷ [宋]惠洪著，周裕鍇注，《石門文宋禪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頁2243-2245。

回應王安石的惆悵，再到〈寂住閣〉中，以禪理應對世事變幻、生死無常的悲苦，如周裕鍇所指：黃庭堅則自覺地把禪宗頓悟真如的修養方式移植到士大夫的儒學修養中，執著追求自我道德人格的完善。⁵⁸ 故從中窺見山谷詩中「用禪典、明禪理」的特色，其中不單反映出黃庭堅在詩學上不學前人、自成一家的理念，更展露出他對於人生的思考和個人道德修養的追求。

參考資料：

古籍：

〔後秦〕鳩摩羅什譯，張新民、龔妮麗注譯，《法華經今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南朝〕劉勰著，黃叔琳註，《文心雕龍》，臺灣：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

〔宋〕黃庭堅著，〔宋〕任淵、史容、史季溫注，黃寶華點校，《山谷詩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 2019年7月第7次印刷。

〔宋〕道原著，顧宏義譯注，《景德傳燈錄譯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年。

〔宋〕王安石著·李壁箋校 高克勤點校：《王荊文公詩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宋〕劉克莊撰，辛更儒箋校，《劉克莊集箋校》，北京：中華書局，2011。

〔宋〕何汶：《竹莊詩話》卷九，北京：中華書局，1984。

〔宋〕惠洪著，周裕鍇注，《石門文宋禪校注》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

專著：

周裕鍇，《文字禪與宋代詩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⁵⁸ 周裕鍇，《文字禪與宋代詩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頁86。

鄭永曉，《黃庭堅年譜新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
張耒豐，《黃山谷的交遊與作品》，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8。
白政民，《黃庭堅詩歌研究》，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1。
楊慶存，《黃庭堅與宋代文化》，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2。
呂肖煥，《宋詩體派論》，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
錢志熙，《黃庭堅詩學體系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論文：

學位論文：

韓元，〈黃庭堅詩歌研究三題〉，南京：南京大學研究生畢業論文，2013。
詹麗琴，〈劉克莊六言詩研究〉，江蘇：江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
李蓉，〈南宋六言詩研究〉，安徽：安徽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
涂紫璇，〈論黃庭堅六言詩的新變及其影響〉，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0。

期刊論文：

王秀雲，〈王安石、黃庭堅詩歌關係探論-以六言詩為中心〉，收入《人民社會學報》，台北：世新大學人文社會學院，2015，頁 283-322。
左東嶺，〈中國文學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再思考〉，《中國人民大學學報》第四期，2014，頁 17-24。
林于弘，〈黃庭堅六言詩初探：以「山谷詩內集」為限〉，收入《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8:1 卷，2002，頁 85-92。
陳志平，〈文字禪與北宋「詩文書畫」一體—以黃庭堅的論述為中心〉，收入《文藝研究》第十二期，2012，頁 103-109。
商海鋒，〈「香、禪、詩」的初會-從北宋黃庭堅到日本室町時代「山谷抄」〉，收入《漢學研究》第三十六卷，2018，頁 73-109。
周裕鍇，〈「六根互用」與宋代文人生活、審美及表現〉，收入《中國社會科學》2011。